

《昭明文选》应用研究

张鹏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昭明文选》应用研究



张鹏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明文选》应用研究/张鹏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61-4183-0

I. ①昭… II. ①张… III. ①《昭明文选》—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347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张王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np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LW026）

★湖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项目

★湖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序

罗积勇

张鹏飞，是我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开门弟子。为人敦厚，温良恭俭让。做事认真，善始能善终。治学勤谨，广博又精微。立志于传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文人氣息很浓厚的青年才俊。他曾参加过《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的资料收集工作，其能力得到该书主编宗福邦先生的肯定。导师组的其他老师也都觉得张鹏飞是一个值得提携和应该奖掖的后生。

他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系统学习了传统小学之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文献整理等丰厚理论知识，阅读了大量中华经典原著并做了很多读书笔记，与我合作完成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工作。这些理论的学习、古籍阅读，加上科研实践，积累了从事国学研究的知识储备，历练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实践能力。

《昭明文选》是一部大书，研究它的人璨若星汉，研究成果也丰隆如云。当初，张鹏飞选择《文选》作为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很多反对意见的，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是怕“《文选》学”体系太大，把控不了；二是怕在层出不穷的成果面前，很难寻绎出什么新的东西。后来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张鹏飞以他丰厚的语言、文学、文论、文献等学术素养为先导，在精读《文选》文本之后，广泛收集和研读《文选》论著，终于确立了自己独有的研究《文选》的视角——《文选》“用学”（应用）研究。通过坚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写成了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样一部文稿，我个人感觉该书稿思理缜密，征引详赡，考据征信，颇有新意。相信此书将对“《选》学”的研究产生新的影响。

本书是在张鹏飞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熔铸而成的，体现着如下创新特色：

一、第一次把“《文选》学”划分为“体学”和“用学”两大端，并选定《文选》“用学”作为研究对象；这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开创意义。

二、第一次比较翔实地对比考察了《文选》与唐代科举诗文的关系，这是以往人们没有专门研究的。得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文苑英华》所收唐人试律诗诗题约四分之一取用《文选》诗赋之原句或李善注解。”“众多试律诗或直接借用《文选》诗文意象、情境以负载自己的情志，或触题联想、借题发挥，或用古人的诗旨来双关、反衬自己的心意。”“《文选》作为一部历代诗文总集，伴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逐渐成为科考教科书，被‘经典化’了。”

三、第一次集中梳理了宋代到民国的多种《文选》辞藻类纂之书（《文选》辞藻“类书”和“辞书”），通过述评，揭示了这些《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性质、特色、功用，为语言学界进一步利用这些书籍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性意见。

四、集中而且翔实地考察了《文选》与李白、杜甫、韩愈诗赋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概括总结了《文选》对文人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功用。《文选》类聚范文以型后世，大到文章体式，小到辞藻、典故、构词、结句，《文选》都给唐代及其后的文人创作以营养。

五、采用文学、语言学、文献学三结合的模式、微观描写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视角，运用描写、例析、分类、比勘和归纳的方法展开研究，综合考鉴《文选》。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语料选用具体翔实，比勘分析细密深入，结论信实可靠。

在《昭明文选》传承了一千五百年之后，张鹏飞博士用全新的视角、科学的方法，做出了“《选》学”研究的很多“第一次”的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文选》及其注解宏博精深，还有很多“用学”议题有待发掘和研究。希望鹏飞博士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循着“用学”（应用）这一“《选》学”课题深研下去，使《昭明文选》这一文学艺术的国粹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2013年5月28日于武汉大学

引 论

什么是《昭明文选》？为什么要研读《昭明文选》？回答这两个问题就是要明辨《昭明文选》之“体用”（或曰“体”与“用”）问题。

体用，指事物的本体和作用。“体用”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较晚，先秦文献尚无记载，唐代以后才广泛使用，宋明清学者对此已有辨说^①。而“体”与“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确立较早，先秦两汉都有讨论，《参同契》卷下：“春夏据内体……秋冬当外用。”及至晚清，张之洞《劝学篇》用“体用”明定对于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政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代哲学家熊十力著《体用论》指出：“体”乃宇宙本体，“用”乃实体变成功用，体与用既有分而终不二，虽不二而究有分。

用哲学“体用”思想指导学术研究，可以说任何一种学术，都可以分为两大端——“体学”与“用学”。“《文选》学”也不例外。可以这样划分：所有针对《文选》的编撰、文本、注疏、版本等内容的研究，是对《文选》本体的讨论，是为《文选》“体学”，是力图还《文选》及其文本一个本来面目的学术工作；所有针对《文选》文体学习、语词遣用、修辞艺术、辑佚校勘等的研究，是对《文选》功用或者说价值的讨论，是为《文选》“用学”，是力图完成《文选》对士人写作的范式作用和《文选》对文化遗产的载体功用的工程。

虽说“体用不二”，但终有分别。历代学者对于《文选》学之“体”

^① 魏了翁《鹤山集》卷一百九《师友雅言下》云：“六经《语》《孟》发多少义理，不曾有体用二字，逮后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废言，取之以明理。”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云：“夫能、所之异其名，释氏著之，实非释氏仿之也。其所谓能者即用也，所谓所者即体也，汉儒之已言者也。”李颙《二曲集》卷十六《答顾宁人先生》云：“体用二字相连并称，不但六经之所未有，即十三经注疏亦未有也。”

与“用”的研究都是混沌的，没有从体系上做一个很好的缕析。这其实也是中国很多称之为“学”的学术研究之共性。这里特别提出“《昭明文选》用学研究”，并不是说以前的《文选》研究者们没有进行《文选》“用”的研究，相反前人的研究已很深入，但是却表现得很零碎或者是把《文选》之用的研究杂糅在本体研究之中。而今，《文选》“体学”几已大备，“用学”尚有欠缺或者说不成体系。所以我们继武前贤，力图把《文选》“用学”体系化。

《昭明文选》从编订到如今，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很多起伏波澜，唐代鼎盛、宋代嗣响、元明新变、清代复兴、五四践踏、今又昌盛。《文选》始终还是那个《文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遭际呢？原来是人们对它的“用”不一样所致。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响亮的口号至今还回响在人们的脑际——“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①今天，当我们以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觉得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拿《文选》开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并不能因此而真的否定了《文选》的价值，也不可把《文选》等携带着的好的传统统统践踏、抛却，以至于矫枉过正。

一件事情、一个工具、一项发明甚至一种著作，它们本身也许没有问题，而最终导致了尴尬的结果，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人们“用”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多少年来在广大群众中更多的是把火药用于制作鞭炮、把司南用于看风水等，何其悲哀！诺贝尔发明炸药，也没有想到人们会用于战争杀人，结果何其尴尬！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说：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又如《周易》本来是中国先民们对自然界、对人事通过观察，总结经验而凝结成的一部关于自然、人

^①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接着，陈独秀以革命者的姿态，回应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将矛头对准旧文学，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十八妖魔”。同时，在这一期《新青年》的通信栏内，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之后，这两句话成了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的锐利武器。钱玄同致陈独秀书信原句：“顷见六号（当为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新青年》第2卷第6号）

事等规律的哲学著作，可到如今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它当作看相、算命的法宝。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也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用学”的重要！

《昭明文选》自编成之日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学习与研究。萧统的侄子萧该撰《文选音义》，是第一个传承和研究《文选》的学者；至唐曹宪、李善师徒注释、讲授《文选》，于是“其学大兴于代”^①，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②。一千五百余年来，人们对《昭明文选》真个是学了千千万、评了千千万、说了千千万，似乎再也没有可以让今人置喙的空间。其实不然，就训诂诠释而言，尚留下很多未解的谜团或者说与原文真意相左的解说，例如清代汪师韩研究李善注，就搜罗出李注中“未详”者百余条，那么多“未详”处，虽然五臣注解时做过一些努力，但直到今天学者们也没能够给出一个全面圆满的答案。这些都是《文选》本体研究留下的空间。

是继续《文选》“体学”研究？还是拓展^③《文选》“用学”研究？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经过对历代《文选》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选》学成果^④的考察，我们觉得《文选》学的更大空白是在其“用学”研究方面，因此我把自己的选题确定在《文选》“用学”研究上。

萧统编辑《昭明文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人们读书养性、学写文章提供一个范本，即“集清英以明时义，类范文以刑后昆”^⑤，在这个范本里除了学习义理之外、主要还是学习语言辞藻、做文章的技巧和章法。特别是学习《文选》成词成句、敷采摘文的笔法，通过学习模拟然后达

① “其学大兴于代”，参阅《旧唐书·儒学传》曹宪传。

② “文选学”，参阅《新唐书·文艺传》李善、李邕父子传。

③ “拓展”，是因为前代已有零星的关于《文选》“用学”的讨论，只不过没有系统、详备，所以不说“开始”而说“拓展”。

④ 历代《文选》学成果，详见后面的“选学小史”。

⑤ “集清英”句，萧统《文选·序》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刘树清：《集清英以明时义，类范文以刑后昆——从诸体散文的人选看〈文选〉的价值》，《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到超脱，这其实也蕴含于杜甫所说的“《文选》理”^①之中。

确定以《昭明文选》“用学”研究为课题，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起先，通过粗略的信息收集评估，得出目前学术界进行《文选》词汇研究的专论并不多，于是不揣浅陋，决定以《文选》文本为语料进行整体词汇研究，并强为之辞曰：《文选》虽时跨八百年，选录130余位作家761篇作品，但都在上古汉语范畴内，而且所选之文都是用文言书面语词表达，故而应该是可以进行共时平面研究，甚至可以按其朝代先后进行历时平面的考察。于是花了不小的精力把130余位作家之761篇作品分作者按朝代先后重新归并，即周代4位作家23篇作品、秦代1位作家1篇作品、汉代29位作家及无名氏计104篇作品、三国时期24位作家131篇作品、两晋45位作家258篇作品、南朝27位作家244篇作品。文本整理好之后，笔者发现《昭明文选》选录文章每个时代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作家上，而且表现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上；而要进行词汇研究不仅要求语料的典型代表性，而且要求语料的普遍完备性，否则难以就片面的材料为一个时代甚至于多个时代的语汇找出共性特征。挫折之后，只好再读书，再普查文献，再收集信息。发现自唐以来人们都在揣摩诸如如何学《文选》等问题。杜甫所谓“熟精《文选》理”其含义之一就是：感受、积累、运用《文选》辞藻、隽语、丽句，模拟《文选》文章体式、行文笔法等经纬诗文。几年来，我参与导师罗积勇先生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发现唐代科举诗赋取士试律诗不少篇题是取自《文选》中名句。宋代高似孙《文选（诗）句图》自序说他破解了杜甫等学《文选》的秘诀，就摘《文选》著名诗句为图，以利于学习者。而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刘攽《文选类林》则以语汇意义为关系纽带，类聚《文选》辞藻。到了明代，凌迪知编《文选锦字（录）》，更是开宗明义说“作文如制锦”。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立论说：“文章之用，虚实二者而已。”“实”指典故、旧闻，此全天下之公言也；“虚”指各类状貌修饰之辞，此各个作家一心独运也；杭氏汇集《文选》众多“虚”辞以供习文者之用。而程先甲《选雅》，

^① 杜甫诗《宗武生日》：“熟精《文选》理。”

则是仿《尔雅》体例，静态词典式的编排《文选》“类义”语汇，云：“《选雅》何为而作乎？将以存古义、资译学者也。”这些书可以统称之为《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它们或多或少地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学习《文选》、学习写文章是从辞藻的学习开始；而这些辞藻的按意义类聚似乎又暗示我们：古人做文章很大一个技巧是触义类而联想，汇集辞藻、汇集事典，摘彩铺文成锦绣华章。这样，我又修正自己的论题为：《文选》辞藻“用学”研究。再后来，发现后人学习《昭明文选》，不仅局限于辞藻，也包括对《文选》收录诸诗赋文文章体式的学习，例如李白有“三拟《文选》”以修养自己文学才能的故实^①，以及对《文选》诗赋文思想义理等方面的继扬等等，这些正好印证了编者萧统的话——“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由此，我把题目改定为：《昭明文选》“用学”（应用）研究。

在多年的学习和教学实践中，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篇文章之为用也，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语言层面，二是章法层面，三是义理层面。语言层面在于对辞藻、典故的习用、套用、化用；章法层面在于对文体的把握、对行文构思布局的领悟与学习；义理层面在于对文章提供的思想、道理甚至于方法等多方面的习得，从而在心灵和精神方面得到提升。这三个层面是一篇文章的血肉和筋骨，也是读文章者要汲取的营养所在，当然就是文章之“用”所在！那么，我们研究《昭明文选》之“用学”，也时时以此三者为红线。

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以此三条红线作为经纬文章的所有，因为《昭明文选》作为一个汪洋浩瀚的总集，我们无法用三两条线把它韦编好。因此，我们的研究又分为如下要目：一、历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或者称为《文选》学小史，梳理前贤时修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所有研究得以展开的文献普查基础；二、《昭明文选》与唐代的科举诗文——对比试律试策展开讨论，这是对《文选》“用学”的一般研究；三、《昭明文选》与杜、李、韩诗文创作，这是对《文选》“用学”的个案研究；四、《昭明文选》辞藻类纂之书述评，这是集中于《文选》“用学”的语言研究；五、《昭明文选》“用学”的其他研究，诸

^① 李白“三拟《文选》”，参阅周勋初《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如校勘、辑佚、辞典编纂等。通过这五个纬目展开探究，对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翔实的描述比对分析、把一般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进而丰腴《文选》之“用”这个经目，力图构建一个研究《昭明文选》“用学”（应用）的学术体系。

目 录

序(罗积勇)	(1)
引论	(1)
第一章 历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	(1)
第一节 隋唐《文选》学说略	(1)
第二节 宋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	(8)
一 《文选》各注本的刊印流布	(8)
二 《文选》注评研究及辞藻类纂	(12)
第三节 元明《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	(16)
一 《文选》在明代的刊印流布	(18)
二 《文选》辞藻的类纂之书	(22)
三 《文选》删载著述	(24)
四 《文选》评点研究	(26)
五 《文选》章句考释研究	(28)
第四节 清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述评	(30)
一 《文选》善本的刊印传承	(30)
二 清代《文选》学大复兴的原因	(31)
三 清代《文选》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	(33)
第五节 现当代《文选》学概述	(37)
一 《文选》善本的刊印流布	(38)
二 《文选》学研究专著	(40)
三 《文选》学硕、博论文	(42)
四 《文选》学短篇论文类说	(44)

第二章 《昭明文选》与唐代的科举诗文	(50)
第一节 《文选》诗赋文与唐人试律诗	(51)
一 考试诗题取用《文选》诗赋文原句或李善注解	(52)
二 唐人试律诗对《文选》诗赋文辞藻的习用描述	(61)
三 唐人试律诗对《文选》诗赋文的化用方式总略	(67)
第二节 《文选》策论等与唐人试策文	(77)
一 唐人策问对《文选》所收策文形制的继承	(77)
二 唐人对策对《文选》文章行文传达的继承	(82)
第三节 《文选》经典化并成为唐人科考教科书	(99)
一 《文选》经典化的历程及其动因	(99)
二 《文选》经典化的内容表现	(103)
三 《文选》经典化的价值意义	(104)
第三章 《昭明文选》与杜、李、韩诗文创作	(106)
第一节 《文选》与杜甫诗歌作品：“熟精《文选》理”	(106)
一 关于杜甫“熟精《文选》理”之“理”的论说	(106)
二 杜甫诗对《文选》的承用方式探赜：直用、翻用、套用、 衍用、缩合用、裂用、反用、概用及综合化用	(109)
第二节 《文选》与李白诗文创作：“从邯郸学步”到“飘然不群”	(126)
一 李白诗赋创作与《文选》	(126)
二 李白杂文创作与《文选》	(148)
第三节 《文选》与韩愈诗文创作：“惟陈言之务去”	(152)
一 从《韩诗证选》考察韩愈对《文选》诗文的习用	(152)
二 从韩愈赋、杂文等创作探究其对《文选》的学习	(157)
第四章 《昭明文选》辞藻类纂之书述评	(169)
第一节 《文选》辞藻类纂之“类书”述评	(171)
一 《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和《文选锦字》等概观	(171)
二 《文选》辞藻类书的编排体例和录辞特点	(185)
三 《文选》辞藻类书的学术价值	(188)

第二节 《文选》辞藻类纂之“辞书”述评	(202)
一 程先甲《选雅》之体例、内容和价值	(203)
二 丁福保《文选类诂》之体例、内容和价值	(211)
 第五章 《文选》与辑佚、校勘、注释和辞典编纂	(221)
第一节 《文选》与辑佚	(221)
第二节 《文选》与校勘	(229)
一 《文选》录文与《史记》、《汉书》相关文字异同辨	(230)
二 《文选》录文与《汉书》、《后汉书》相关文字异同辨	(232)
三 《文选》录文与《三国志》、《晋书》等相关文字异同辨	(236)
第三节 《文选》与古籍注释	(238)
一 《文选》李善注的征引式注释体例	(238)
二 李善注“举先以明后”辨章语源的价值	(240)
三 《文选》用于词语解释之文献例证	(242)
第四节 《文选》与辞典编纂	(246)
 结语	(251)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65)

第一章 历代《文选》的流传与 《文选》学述评

《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赋、文总集，收录了先秦至梁代 130 余位作家的 761 篇作品，历来被视为总集之首、文章渊薮，对中国文学、文人的发展影响深巨。《昭明文选》自编成之日始就出现了针对它的研究著作，其后源源不断。

本章着力梳理历代选学研究成果并试作简评。根据《昭明文选》的流传浮沉，试划分其学术史为五段，即：隋唐《文选》学—宋代《文选》学—元明《文选》学—清代《文选》学—现当代《文选》学。

第一节 隋唐《文选》学说略

梁昭明太子萧统或出于文学的兴趣，或为当时编写文章总集的风气所感染，编纂出《文选》，嗣后几十年间中国处在南北抗争、朝代更迭的旋涡中，士林或无暇顾及《文选》，故直到隋代才出现传承和研究《文选》的先声。

第一个传承和研究《文选》的学者，正好是萧统的侄子萧该。萧该是梁武帝萧衍的弟弟鄱阳王萧恢的孙子，撰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其生平行事参见《隋书·儒林·萧该传》、《梁书·萧恢传》。汪习波先生在《隋唐文选学研究》一书中^①说：

^① 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9 页。

萧该《文选音义》至宋代以后似已不存。法藏敦煌卷子本有P2833《文选音》，王重民认为即是萧该之书（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周祖谟断为许淹之书（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言》，《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当代学者则多存疑……案此书绝非萧该原书可知。今以萧该《文选音》佚文为证：尤刻本《文选》卷一五《思玄赋》注：“萧该音本作陂，布义切。”日存《文选集注》卷八《蜀都赋》注：《音决》，“诸^①萧等咸以为‘擻，许奇反’。云‘《鬼谷先生书》有《抵擻篇》。本作戏字者，传写误。’”……大致萧该之书主于注音，故后来引用者也多引其音而略其释义，然萧书固未尝无释义……而今传《史记》、《汉书》注中所引萧该之说，往往校勘引证，议论颇多。

汪习波的结论是中肯的。对读敦煌《文选音》残卷、《文选集注》残卷、李善《文选注》，可知萧该原书确已亡佚，只能从《文选集注》残卷、李善《文选注》中辑佚、管窥。萧该《文选音义》不是单纯的音韵学著作，而是“音义”著作，属于训诂类书，目的在于借注音而释义。音随义转，注音者因义定音，学习者循音而知义。

第二个传承和研究《文选》的学者，是曹宪。

《旧唐书·儒学上》：“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贞观中……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2

《新唐书·儒学上》的记述与《旧唐书》略同。阮元《研经室二集》之《扬州隋文选楼记》推定曹宪生年约在梁大同时（535—545）。按：《旧唐书·文苑上·卢照邻传》载卢照邻十余岁时“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卢照邻生于贞观九年（635），十岁时是644年。唐太宗贞观年号起于627年，迄于649年。而两《唐书》说曹宪活了约

① 诸，当作“褚”，指褚诠之，著有《百赋音》。